

福財老師班級經營秘笈大公開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洪福財・副教授

【文／鄭宇宏（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Candy Crush 與教育學概論

早上八點第一節的教育學概論課程，每位同學桌上都擺著厚實的「教育概論」教科書。如何讓每一位同學都能在兩個小時的課程時間裡，都能完整吸收課本裡紮實的理論內容，是每一位教師所要面臨的挑戰與課題。

而身為未來教師們的教師－洪福財老師，自然有他獨到的教學方法。「各位同學有沒有玩過 Candy Crush？」本來在埋頭課本裡與「編序教學」理論奮戰的學生們，一聽到洪福財老師提起時下最流行於年輕族群的網路小遊戲 Candy Crush，學生們暫時離開理論，露出微笑聽著洪福財老師講解「編序教學」概念為何？「編序教學就是把學習的材料單元化，將化為最小單位的教材由淺入深的順序排列，就像階梯一樣，循序漸升。只要第一階段的學習通過，就可以晉升到第二階段。跟 Candy Crush 的玩法一樣，必須要先在第一個關卡滿足破關的條件，當你熟悉這個關卡的玩法之後，會晉升到第二關，重新學習另一種新的玩法。」當理論離開課本，被洪福財老師轉化為生活上的實例時，學生們不僅在課堂上習得知識面的內容，更看見了未來的自己該如何指導學生。

「你們以後都是要當老師的人，要用簡單易懂的語言來教導學生。」當洪福財老師點名同學起來回答問題時，即便學生在第一時間無法答題，老師也會要求同學們照課本的解答先逐字回答，最後再請同學用自己的話說明一遍。「沒關係，試著再說的更精簡一點！」當同學遇到思考和轉化語言的障礙時，洪福財老師總會不斷的鼓勵學生，請他們再說一次，且再說得更精簡一點。希望學生能用自己的話，詮釋課本裡的內容，這是洪福財老師對這群未來的老師們，所做的訓練與要求。

洪福財老師評量學生的方式，也和傳統課堂透過「考試」、「評分」的模式有所不同。課堂上所進行的隨堂小考，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要「驗收」學生在知識面上的學習成果，而是讓學生照著既有的概念答題，考試結束後，再請同學自己翻閱課本查找答案。讓學生從查找答案的過程中，讓學生辨認思考的模式和認知上的差異，以達到學習的效果，而這也是老師的目的。這樣的測驗方式，不單單只是評量一個學生學習得效果如何，而是實際回應了洪福財老師在教育概論課程中，不斷與學生討論與思辯的問題，教育的「目的」與「過程」兩者間的關係為何？

想當老師？先學會到傳統市場賣菜！？

「老師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口語表達和人際互動的能力。」這是洪福財老師在師資培育的課程中，不斷跟未來欲從事教育工作的學生們所強調的。但是，洪福財老師也認為這樣的能力未必能從學校教育或師資培育課程中養成，即便從教育大學畢業，或修習完所有的教育學分，獲得所有跟

教育相關的理論和知識，但實際到教學現場時，面對性格和背景不同的孩子或家長時，這些老師們該如何跟孩子、家長們建立良好的溝通模式和互動關係？

洪福財老師建議：「放假時跟著媽媽到傳統市場買菜！」

看媽媽如何賣菜、賣魚的攤販互動、討價還價，以及與人建立關係，然後要親自試試看。這些能力與經驗都是師資培育課程裡所學習不到的。

「這些市場裡的攤販可能就是各位未來學生的家長喔！」洪福財老師打趣的說。洪福財老師也舉自己搭計程車和司機聊天的例子，就從閒聊天氣開始，最後或許能談到家長們關心的問題。小學教師要在地化、社區化，若不能與家長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即便教學能力再好，也得不到家長的信任，會讓自己的教學能力大打折扣。

洪福財老師也點出一個現象，近年來台北市在家自學的人數比例大幅提升，已經突破了數萬人口。部分的原因卻是因為老師無法與家長有良好的溝通與互動，導致家長不信任老師，而選擇在家自學。這是未來成為國民小學教師，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面對小學的學生也是如此，讓孩子們願意跟你聊天。「如果下課時，小朋友不出去玩，而是圍在老師的身邊問東問西，那就成功一半了。」這時候身為老師的作為就顯得重要，也許你上完課身心俱疲，很想停下來休息，你有可能會拒絕與學生互動，但你同時也把與學生溝通的大門關上了，

在自己和孩子之間，築了一道無形的防護牆。洪老師認為，下課十分鐘與學生的互動才是最真實的，而讓學生信任老師比什麼都重要。洪福財老師也認為，當老師與孩子的關係和信任感建立起來後，孩子們常常會願意分享個人的秘密，甚至是他的家庭關係、學習心得、人際互動等，這些孩子們的「悄悄話」是老師在班級經營時的重要基礎。「若孩子們願意跟你分享他的小秘密，那老師就完全成功了！」

在教育學的課程中，洪福財老師不僅僅教導這些未來老師們關於教育學的理論，更傳授給同學更多課本上較難提及的「班級經營心法」。這些經驗談，都是洪福財老師在多年教學現場所累積的寶貴經驗，希望同學們離開學校時，帶走的不僅是課本上的教育知識而已，能有更多情感上的體會。

未來教師們的「導師」

在本校任教至今二十一年的洪福財老師，在訪談過程中都用「孩子」來稱呼這些他教導過的學生們。或許是幼兒教育專業背景讓洪福財老師對學生有更細膩的觀察與關懷，更是洪福財老師多年來師資培育經驗所流露出的真實理念。「我們能給孩子們什麼？」洪福財老師在回答專訪的提問時，不時扣回的主題，依然是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裡的「孩子們」。

提到與孩子們的互動，洪老師打趣地形容，像我們學校小小的，就像全家一起住在一間二十幾坪小公寓一樣，出來上廁所都會遇到爸媽，不像

臺大好像豪宅似的，每天不一定見得到爸媽。「所以你說學生怎麼脫離我們的眼界嘛？」從進出研究室到校園的操場上，隨時都會遇見學生，只要接觸學生的機會多了，互動也就頻繁，只要學生有問題，自然會來找老師。有多年導師經驗的洪福財老師也告訴我們「導師制度太重要了！」。導師不是監控學生的一舉一動，而是讓孩子們願意跟你對話，知道他今天有問題來找老師是可以解決的。

洪福財老師也用臉書，那可不是跟著學生趕流行，而是希望學生隨時都可以聯繫到他。「我大概知道他們在做什麼？近況如何？學生不會怕告訴我什麼。我不會要求他們喜歡我，但至少不會怕我。所以孩子們有事會來找我，我會告訴他們，找我之後這個問題就要解決。」導師身份從課堂上延伸到課堂外的生活面，這是洪福財老師甘之如飴的角色。

例如，某次有個學生課沒選到，十八、九歲的大學生焦急地跑來找洪福財老師「老師我課沒選上怎麼辦啊，有解沒解？」

「走！我們到系辦找助教。」洪老師二話不說，帶著學生直接到系辦找助教幫忙，寫了報告馬上簽名，並且繼續追蹤後續的進度。「這就是幫忙、關心啊。」這樣生活上的細節不勝枚舉，也是導師除了在課堂上給予學生支持和援助。不過，洪福財老師也認為幫助學生和學生互動仍有應該遵守的分際。

「但是，我幫你的過程之間，我會讓你自己闖看看，不行我再出手。另一個想法是，我直接帶你去。我知道你單獨去無法做到。我們都會告訴學生，我為什麼這麼做，我這麼做是有理由的。」洪福財老師堅持，導師應該是支持者的角色而不是大學生的褓姆。

「我常告訴我的學生，你們不是我的孩子，但是我看著你們，好像我又年輕了一次，如果我在你們這個年紀時，旁邊有一個大哥、大姊可以細心帶著我成長，那個大哥哥、大姊姊可以做些什麼事？」誠如洪老師所言，導師制度是這間學校最寶貴的資產，是學生和教師之間媒介，讓學生跳脫年齡的藩籬，隨時可以尋求「大哥」、「大姊」們的幫助。

讓孩子們走出教室

「觀察這些孩子們的特質，再決定身為教師的我們該給他們什麼？」這也是洪福財老師多年來在大一新生課程中，必然加入校外觀摩課程規劃的原因。

「我以前在『幼教概論』的課程中，我會帶孩子們去校外參觀，包括幼兒園、公私立附幼、美語補習班等。有的學生參觀完之後，就決定以後不會走老師這條道路。」洪老師認為這非常重要，即便學生未來並不想從事老師的職業，但及早的興趣分化及轉向，可以讓學生們更專注的思考接下來這四年能有什麼不一樣的發展？

「我有一個學生在大一參觀完幼教機構後，發現自己並不適合當老師，但已經答應父母要將大學課程修習完成。修完之後他決定要跟著自己的興趣發展，從事室內設計工作。看起來跟師資培育課程沒什麼關聯，但實際上，日後讓他在設計有關教育機構案子，能很完整的放入一些教育的概念和想像。」

洪福財老師堅持在大一的概論課程中，帶著孩子們到處跑、到處看，是為了讓孩子們及早進入務實面去理解，很快地就能發現教育工作到底是不是我想像的那樣？是不是我未來想從事的行業？而興趣分化，不是簡單的區分這個孩子未來適不適合從事教職而已。而是幫助他找到其他目標和方向，持續引導他發揮潛能。

給孩子們上台講故事的機會

「我們應該如何培養這些未來的老師？」除了教育學、心理學，這些知識面以外，我們還能做些什麼？這是洪福財老師不斷在問自己身為一個師資培育者的問題。

「我們的孩子上台的機會少了。」洪老師直接點出現在師資培育的現況，他常常要求孩子們上黑板寫字、說個故事。他觀察到學生在台上會缺乏自信，字越寫越小，聲音越來越小。這不是因為孩子們不行或缺乏才能，而是缺乏訓練和練習的機會。

「我們有一群非常優秀的孩子。這些孩子們通過高中嚴格的考試訓練，才進到這裡來念書。孩子們有藝術的特質，對社會的關懷、以及對管理有濃厚的興趣，怎麼會不行呢？」洪福財老師觀察到，這些孩子知識面的部份一點也不缺乏，缺少的是務實面和技能面的培養。孩子們在學校裡上了很多課程；學了很多知識和理論概念，讓孩子們覺得自己好像什麼都懂了，什麼都可以做了。但是當孩子們走出學校這座美麗的城堡時，所要面對的現實環境可能是艱難的。

「這是我們老師應該要面對的問題。」除了對學生關懷的大哥角色外，洪福財老師更是站在專業的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嚴謹的面對當今師資培育的問題所在。

協助學生找回目標感

談起現在本校的學生們，和過去二十多年前的學生確實不同了。

「最大的差別在於目標感吧，我想。」有感於師資培育體系的變化，洪福財老師也和其他師資培育者一樣，面臨到相同的問題。「以前的進來本校的學生很確定要當老師，現在的學生不一定要當老師，但他也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

於此，洪老師也觀察到一個現象。現在十八歲剛入學的孩子有太多資訊，甚至在資訊蒐集的能力上也超越很多成年人，可是因為他的目標感不

定，所以孩子會慌。慌了之後，某些孩子就會開始消極的生活，在學生本業上消極的孩子，往往會往另一個方向找積極的出路，於是開始找打工、玩社團之類的課餘活動。

「我發現，很多孩子開始把課程當副業，把打工、社團當成主業，這是為什麼？因為他缺乏目標感。我們導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協助孩子們找回目標。」而洪福財老師對於如何協助學生找回目標感，也有獨到的見解。

「讓孩子們離開台北。」洪老師認為，位處於台北市都心交通位置便利是本校的優勢，但也是造成學生生活便利，而難以踏出台北獨立生活的主因。向來在生活上與學生互動密切的洪福財老師，當他看見學生在門口攔計程車的時候，也不免成為嚴肅的師長，對同學告誡一番。

「在校門口看到認識的學生叫計程車，我會開玩笑地對他說：『我坐公車你坐計程車？有什麼事這麼急？』如果學生說很急、很趕，我會反問他為什麼不早點出發？台北的大眾交通這麼方便，早十分鐘不就迎刃而解了？」洪福財老師口吻上的嚴厲，不是認為學生坐計程車不應該，而是希望同學們不要把這樣便利的環境和良好的物質條件視為理所當然。在這樣便利舒適的生活環境裡，學生容易視為理所當然，甚至不會去想像如何有效地運用資源。所以幫助學生獨立地思考，讓他們找尋目標，一直是洪福財老師思索的課題。

教育是「守」的行業

身為師資培育者的洪福財老師，看著二十多年來，台灣來師資培育環境的變化。洪老師也感慨的說：「因為大環境的變化，現在當老師確實沒這麼容易。」但是他也認為環境不會永遠不變，目標明確是首要的挑戰。如果學生們認為環境不好，那他更應該培養自己的能力，尋找更適合自己的事業。若堅持成為教育者，那就堅守下去。洪福財老師上課時也常常帶入社會、國際現象的議題，從金磚四國的崛起到日本的泡沫經濟，目的是為了讓學生明確知道，大環境隨時在變，唯一不變的是自己一貫的目標和初衷。

老師最後也跟我們分享了他最常勉勵學生的話：「就是有為有守。有為就是有所為。我想做些什麼？我要培養哪些能力做？最後才講我有哪些機會做些什麼？所謂有守，就是守你的家庭和人際關係。和原生家庭維持親密感，生命才會完整。要維持良好的人際互動，那你必須守信用和正直。」有為有守不是老生常談，而是洪福財老師將孩子們視如己出的肺腑之言。